

續編評註

律師訴狀菁華

襟霞閣藏本



中華民國一十二

年仲夏中浣印行

新編 評註 律師 訴狀 菁華 目錄

襟霞閣主編次

認賠不賠之訴狀	……	佚名
逆子弑父之訴狀 (附辯護理由書一節)	……	蔡倪培
起訴違法之訴狀	……	劉崇佑
防衛過當之訴狀	……	張韜
做冒牌號之訴狀	……	黃煥昇
拘禁毆打之訴狀	……	劉崇佑
聚眾騷擾之訴狀	……	劉崇佑
登載失實之訴狀	……	劉崇佑
選舉舞弊之訴狀	……	楊春綠
請求再審之訴狀	……	費廷瓚

新編  
評註

# 律師訴狀菁華

虞山襟霞閣主纂  
衡陽秋痕樓主評

## 認賠不賠之訴狀

佚名

鄞縣甲乙丙三人。集資三千元。同至上海創設烟紙店。以店屋難覓。延至月餘。尙未開辦。而日用所需。竟糜四百餘元之多。於是三人者。各不自信。議將所有。整數二千五百元。託某號經理某丁保存。並聲明此款。須三人到齊。方可領取。丁固三人之摯友也。厥後三人之於丁。或獨自過訪。或同伴走謁。交往甚密。而甲尤爲殷勤。一夕。甲邀乙丙同訪丁。至則丁正在會客室雀戰。而負。遂託丙代庖。而已乃出外小遺。甲隨之往。私謂丁曰。店屋已有頭緒。請先發一千五百元。爲開辦費。於是丁轉至辦事室取款。如數檢與之。受授既畢。又同至會客室觀戰。而丙代庖不利。仍讓與丁自戰。略觀片刻。三人即興辭而別。次日。甲鴻飛冥冥。餘二人候至第三日。不見其返。遂往丁處探問。始知甲某夜之事。於是二人疑丁與有私。遂聘某律師訴諸法庭。法庭謂當時既有三人到齊。方可領取之。

約。是此款應交三人同收。不應獨以與甲。今丁竟獨與甲。顯係違背契約。應如數賠償。而丁之律師某。固昔日海上有名之辯護家也。至是亦束手無策。而丁之友某戊。頗有心計。謂此案須法外求法。用欲取姑與之計。先滿口認賠。然後可以不賠。乃授意於律師。據作不服之上訴狀云。

爲不服貴廳判令某丁賠償甲乙丙三人寄存款項。卽行交付事。竊甲乙丙三人。既有約在先。須三人同時到齊。方可交付。被告因違背所約。致應負此項賠款。是則第一審既根據此點。而令賠償。被告所應承認。不過此項賠款。亦須甲乙丙三人到齊。方可交付。否則不惟賠款不能照付。卽其所餘之一千元。被告亦未便貿然交付於乙丙二人。深恐重蹈覆轍。既付之後。或某甲一旦歸來。交還前款。而責以三人同取之約。則將何辭以對乎。被告既損失於前。不得不慎重於後。此款非三人同時到齊。萬難照付。伏祈明察。無任感德。

〔評〕此狀未知何人手筆。其大略如此。覺思想新穎。理由充足。全文振振有詞。是承認賠償。而始終未賠也。已敗之訟。得以平反。抑亦狡哉。

逆子弑父之訴狀 附辯護理由書一節

蔡倪培

民國八年。三林塘張欣生因向父索財不遂。聽朱潮生朱健臣教唆。以嗎啡毒將父張駕雲毒斃。事後朱潮生因詐財不遂。向上海地方檢察廳告發。開棺檢驗。結果審得張欣生確犯殺害尊親屬之所爲。宣判死刑。朱潮生教唆殺人之所爲。處無期徒刑。朱健臣亦處死刑。判決後。三被告均不服。提出上訴。檢察官亦以朱潮生處罪太輕。提起上訴。結果經高等廳而大理院。三審終結。三被告各判處死刑。大理院判決文。已載上集。茲再將蔡倪培律師爲張欣生向高等廳提出控訴狀錄下。

爲對於上海地方廳審理殺人罪判處死刑一案。不服控訴事。切控訴人被朱潮生設穿陷人。以毒死親父等詞。向縣警署告發。節經移送檢廳偵查。開棺相驗。提起公訴。奉判決主文。蔡欣生殺死尊親屬之所爲。處死刑。褫奪公權全部終身。吸食鴉片烟之所爲。處五等有期四箇月。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全部終身等因。控訴人委有不服。除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明不服外。茲特補具理由如下。

第一自白之原因及虛僞。凡刑事訴訟以實體真實發現主義爲原則。誠以處刑之事。人格所關。雖拘役罰金。自愛者亦引爲奇辱。故聽訟者必其發現之事實。按諸犯罪人之心。素體素以及犯罪時地之外緣。週景能吻合無間。不留絲毫罅障。於其間而後按律定讞。不偏不倚。內可以問心。外可以警俗。若不問事實與理論能否相容。斤斤焉以自白爲唯一之鐵證。將使胥天下聽訟者。遇不可通之事。理咸以取得自白爲唯一之要圖。不惜千方百計以求之。而於是犯人之昏庸愚懦者。遂無一不死於自由之中。犯人之奸黠狡獪者。且藉口於並未自白。而以證據認定爲冤抑。殊非裁判之正軌。故大理院五年統字四九四號。及二年前上字六六號。謂證據定罪。不必斤斤以自白爲重。又謂控告審判衙門。苟據確實之人證物證以裁判。卽屬合法。又三年前上字三六三號。卽使自白。設有他種反證。足以證明其爲虛僞時。卽無採用之餘地等語。可見自白僅能視爲證據之一種。苟事實內有他項問題。與犯人所自白之事實不能相容。並不因犯人曾有自白。而使其他問題。概歸消滅。此至精至當之法理也。本案控告人於到案之初。先到尸場時。

方上午。心知並無下毒行爲。故堅不承認。且謂如果驗明有毒。情願治罪。及到檢廳後。忽有一人附耳諄勸。謂你如不承認。則不惟徒受刑逼之苦。且汝妻與子。勢必均被極刑云云。控告人私念。以我一人不甘冤抑之故。至累及無辜之妻室。與無知之小兒。中心殊覺不安。及至午後。重到尸場。聞蒸骨結果。謂骨殖呈黯色。顯係中毒之明證云云。斯時控告人駭絕。疑其中有天意存也者然。於是決計犧牲一身。以救妻子。此爲信口胡答。承認下毒之真實原因。然在審廳公判中。除棄藥地點記誤外。餘皆據實供明。原判苟能就他項情事。他人供述。互證參觀。以推究前後供詞之孰爲近理。則本案真相。自無遁形。乃原判對於全案各造各項之事實。認爲節節獨立。不求其參互錯綜之妙。遂使虛僞之供詞。目之爲自白。真確之陳述。視之爲狡供。而控告人遂永處於覆盆之下。終無昭雪之期矣。此其不服一也。

第二證據之媒孽。本案朱潮生告發時之唯一要證。曰許據。卽所稱爲託朱健臣購藥而許以事成後酬謝六百元之票據是也。此據若真。則卽此一紙。已爲謀



殺尊親之鐵證。不唯控告人死有餘辜。卽朱健臣亦在所不赦。至朱潮生則更難逃首惡之誅。況朱潮生告發時。苟無此據。則全案皆屬空言。是本案之成立與否。全恃此據。故此據在本案中位置之重要。實爲不可思議。原審判廳應如何提勸入徵。詳查究竟。而後可以辨真僞。定有無。今原判僅憑告發人之鈔本。且又並未搜得原本以相比對。試問原判有何根據。而斷定當時之必有此據乎。試問原判更以何根據。而斷定原本之果與抄本相符乎。依朱潮生之供詞言。則謂朱健臣因索酬不遂。託伊調解。致該據爲伊所見。乘間抄錄。其原本已被控告人收回云云。夫朱健臣委託之初。明係不肯讓步。斷無賦予以取得半數。卽可將該據交還之權。况以平日虎視一鄉之朱潮生。方有受此委託之資格。安肯僅收半數。卽還該據。以自損其聲威。故該據爲控告人取回之說。實係託詞。且爲朱潮生籌畫告密時預先擬定之詞。彰彰明甚。而就控告人所身歷所記憶而言。則某日控告人偶赴朱潮生茶館樓上。朱出一紙草稿。託爲繕寫。略觀內容。則一向人商懇借錢之信。而非借據形式。緣該條起首。似爲健臣先生大鑒等字。而並非如普通借據。

開首爲立借據某人名下洋幾百元等字故也。該信文句至爲簡單。大致謂前日面談承許借洋幾百元。感甚。准於幾月內歸還。決不有誤等語。而並非如現在朱潮生抄出之紙。內有前所拜託之事。承已辦妥。弟已同談定。以後事成。許定洋六百元等特殊文句也。入後亦無結尾。因該紙僅餘後邊空白一行。並無如現在卷中之紙。內載如有翻悔。定遭天滅字樣也。寫畢後。擱筆起立。潮生在旁督促。謂尙須署名。控訴人以事不干己。僅代繕寫而已。何用署名。潮生則謂我之中人名字。總須寫上。控訴人以其央求甚力。遂勉爲補寫中人朱潮生字樣。方欲擱筆起立。潮生又力捺之。謂此紙既是你寫。你自應亦署一名。大有不寫不能脫身之勢。控訴人因被撻不已。乃勉爲補寫代筆張欣生字樣而歸之。控訴人自問。不知此紙何足爲據。與本案有何關係。乃至今日而蜃樓海市。竟從此造成。宜其祇能以假面具向人。而不敢以廬山真面目示人也。在朱潮生雖自掩其隙。謂原本由控告人收回。當然不肯交出。然使果已收回。則控告人可簡括言之曰。並無此據。何必承認曾寫一紙之事實。以作爾自縛乎。朱潮生又恐主張抄本與

原本無異之說。出於伊一人之口。無甚效力。乃借趙望官其人。以烘託之。姑無論趙之爲人。聲名品行。是否可信。卽就與朱潮生至親一點觀之。其爲勾串。已不言而喻。否則何以控訴人之親戚。與朱健臣之親戚。從無一人曾目見該據之內容乎。朱潮生爲他人調解。而錄存其要據之底稿。可謂深謀遠慮之極矣。然與其存抄抄本。何如扣留原本。且何以不另覓一人抄寫。或更攝一影。以留痕乎。朱潮生又恐抄本出於伊手。容易推翻。又借過割據兩紙。以輔佐之。謂如無報酬契約。則過割據何來。不知烟案之過割據。與本案毫不相干。至第二過割據。雖似與本案有關。然實爲朱潮生僞造。匪特控告人從未見過。卽朱健臣亦堅不承認。故其問題不勝枚舉。茲爲摘要言之。此項過割據。何以不存於控告人之手。而偏存於朱潮生之手。一也。當先付三百元之時。卽行索還。許據其爲完全過割。可知以後日復須過割。二也。如果確有三百元。付出亦仍在許據總額之內。朱健臣安肯另立過割字據。三也。朱健臣縱極愚蒙。斷不至對於同是真實之親筆。或認或否。無理取鬧。四也。此事風聲既已傳播。則朱健臣當諱莫如深。何以反有藥本及名譽。

損失之語。五也。况原判既認該據爲朱健臣所寫。而朱健臣忽堅不承認。則其核對筆迹及鑑定方法。應如何特別周詳。以昭慎重。乃原判僅憑朱潮生片面之詞。直接認定第二過割據之爲眞。卽間接維持許據之成立。而於是裝點之證據。完全成立矣。此其不服二也。

第三犯罪行爲之推想。控訴人在偵查中自白之原因。既如第一項所述矣。故原判於控訴人之下毒行爲。悉基於自白。而於預備及預備各事。則全由推想而來。查原判事實項下。稱控訴人不經手銀錢帳目。不能浪費。先後欠有烟帳及他項債務。不能清償。於是遂生謀殺之心等語。夫父母在而同居共產者。其財產當然由父母管理。以及不許吸烟。不許舉債。此爲極普通之家庭。此而足以激起謀殺之心。則人間弒逆之案。恐將層出不窮矣。原判又謂旋託朱健臣購買毒藥。並許事成後給洋酬謝等語。夫所謂旋託者。必其未託之前。已有一種與本案犯罪極有關係之行爲。試問。原判能指實其事乎。且於何時何地。其託之狀態。若何。原判能明析言之乎。所謂並許者。必有朱健臣要求及問答之言詞。試問。原判能詳

之乎。質言之。此等極希罕之逆倫重案。原判不外乎三種根據。一曰控告人家庭之儉嗇。二曰朱潮生偽造之抄本許據。三曰控告人虛偽之自白。舍此以外。別無何種事實。足以與上述三點相發明。庸詎知本案真相。實有大謬不然者。第一。控訴人父子之間。近年頗見信任。絕無惡感之可言。第二。朱潮生所囑寫之字條。僅一泛泛借錢之信。無秘密誓約之詞。第三。控告之父。實係病死。朱潮生所給之紙包。當時視之爲惡作劇。而棄諸中途。並未攜之回家。關於此節。雖未能爲積極之證明。而檢驗結果。實足爲並未下毒之反證。茲就故父之體力及病狀略述之。緣故父之身體素健。且極肥實。中年以後。染烟癖者十餘年。至民國二年。復行戒絕。因是漸覺老病侵尋。畱心補益之品。八年冬間。地保徐星齋。告以手足寒冷。可常服鹿筋。乃購得鹿筋一付。熬膏凝凍。貯於碗中。每晨取一匙開水沖服。適十二月二十三日晨。故父誤取未開之水以沖是物。遂得腹瀉之症。繼又連發瘧疾。家人勸其延醫。不允。俟瘧過後。猶力疾視事。所食補品。亦未間斷。至二十七日晨。猶照常交出燕窩。令控告人之母煑服。和羊腦雞子以進。詎意僅食其半。卽不納而吐。

旋出門買肉。歸家後漸覺不支。又瀉數次。氣急發燥。乃自登樓攤被而誤。凡此皆爲控告人家中老少。及店中學徒所親手侍奉者。近午對門老友孫姓。聞訊來視。語次謂胡不令余子診脈開方。故父允之。遂出稍頃。伊子德均醫生來視。謂係冬瘟擬方而去。故父囑家人且緩購藥。揣其意。希望瘧退後勉力支撐。仍如往日也。詎意是日寒熱不退。午後故父猶命燁生滙付款項。傍晚有父友數人來視。見其疲甚。均未多談。點燈後煎藥以進。服後攤被奄臥。手足厥動。乃復延龐姓醫生至。略一訪問。不肯擬方而去。時故父正在昏睡。有頃。鼾聲漸小。家人方疑其熟臥。出入皆屏息不敢驚動。無何啟帳視之。而氣絕矣。計是日自朝啜粥起。至暮氣絕止。共歷十三四小時。來客不止一人所言不止一事。而始終無一語涉及早粥之有異。或因啜粥而始覺。胃腹間脹悶不安者。使果中毒斃命。如控告人。所自白試問臨終之日。何以能安詳若是。夫毒斃之案。於中毒以後。氣絕以前。必有何種特異於病故之狀態。足爲本案重要之證明。況控告人市肆家庭。仇讎骨肉。不容絲毫有所隱諱者乎。原審於此等重要關鍵。不一研求。一諉諸控告人之自白。何其輕

忽若是耶。此其不服三也。

第檢四驗之所得。本案控訴人故父之死。由於下毒一語。既指爲控訴人所自。白。今乃復欲主張並未下毒。自不能取信於人。無已。則唯視乎檢驗之所得。以爲會否下毒之證據。查本案檢驗方法。並採中西。而中法檢驗之結果。則曰左右骨節都呈青黯色。的係中毒身死。西法檢驗之結果。則曰用反應試驗法。結果得陽性。二陰性。一。斷定爲似乎嗎啡。原審併合兩種結果。始終認定控訴人下嗎啡毒藥。以斃親父。殊不知此兩種結果。祇能各自獨立。若欲其參觀互證。則兩者各不相容。中法之言曰。凡人五臟在尸體之內。年月既久。則本身當然有毒。試以銀針插之。則其針必變黑色。此不能以肝臟有毒爲中毒之憑證者。一也。西法之言曰。凡人骨節之青黑色。由於肌肉之腐爛而變成。蓋肉與骨粘着之力。有鬆有緊。緊粘之處。骨色先變。遍查西醫學說。從無以尸骨之有無黑色。爲中毒與否之特徵者。此中毒之說。之不能成立者。二也。更以事實論之。謂尸骨青黯。由於控訴人下嗎啡毒藥於燕窩粥內。而然。然含嗎啡分量最多者。莫如鴉片烟。故父生前。染有

烟癮十餘年。至民國二年戒烟後。每當疲憊之時。猶時食吸食。此凡與故父往來素稔者。類見之。夫吸烟從氣管入。氫氫之氣。遍布全身。燕窩粥從食管進。先進胃袋。經分泌後入大腸小腸。一則十餘年來。繼續不斷。一則運化數小時。卽排洩無遺。試問兩兩相較。果孰是可深入骨髓者乎。抑深且久者。反如雲煙過眼。不留痕迹。而淺者。暫者。反可以縷骨銘心乎。此憑尸骨青黯色。以斷定中毒之毫無理由。三也。凡服毒致死之人。其毒物之渣滓。必然存在。蓋人不死。則運化不息。經過數時間。所食之物。必係消化淨盡。若一經氣絕。則運化之力量頓停。分泌之機能亦息。所食之物。當然停積於胃袋之中。祇須胃袋詳細檢查。則毒質自見。今上海醫院。並無報告。胃雜中。有何毒徵。而反稱肝臟有可疑之處。按諸學理。萬不可通。此憑肝臟檢查。以斷定中毒之毫無理由。四也。凡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必先確知爲何物。而後依化驗。一定手續。以檢查其所具之特性。與所含各種成分之數量。方可得明白之結果。今上海醫院。姑無論器具不完。手續疏漏。且究竟所下者。爲何種毒物。尙屬未知之數。故其斷定書中。已先自聲明。此認定嗎啡中毒之無根。



據者五也。又凡化學試驗必有一定之公式或公例。故凡同類之物可用同一之方法以試驗之。茲查上海醫院斷定書稱以尸體內之心肝臟胃浸於蒸溜水中。據某氏法試驗嗎啡等均無反應。又用某法反應試驗其結果得陽性。遂斷爲似爲嗎啡之疑。試問依此方法得此結果可爲嗎啡獨一無二之結果乎。抑其他與嗎啡同類之各物質均可適用此法而得同一之結果乎。蓋控訴人故父於氣絕之前更服中藥。安知此數味中藥內不含有與嗎啡同類之元素亦可施以上述方法而得同樣之結果者乎。且自二十三日起腹瀉以後故父曾吸烏烟以止瀉。又安知非陽性結果之所由來乎。此斷定嗎啡中毒之無根據者六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質言之我國洗冤錄成書甚早。尙未載入嗎啡中毒一條。而上海醫院素無法醫專家。猝然擔任檢驗。諸多疏漏。遂使無罪之人顛倒瞑眩於不良空氣之中。而莫可告語。此其不服四也。

本上述理由。應請鈞廳撤消原判。恩准覆檢故父屍骨。根究許據與過割據之眞僞。更爲適法之判決。

〔評〕張欣生弑父一案。檢驗既極確實。被告又曾供認。推翻殊非容易。蔡律師代撰此狀。條分縷析。頭頭是道。檢驗一節。固列舉疑點。逐層駁法。而於被告自白一節。亦輕輕脫卸。誠非老斲輪不辦。雖審判結果。張欣生卒處死刑。而此狀實亦傳誦一時。不可遽以成敗得失論也。至末每論檢驗一節。於法醫上又有極巨關係。極巨價值。民國司法界上罕有之文字也。茲再將蔡律師所遞辯護理由中末段剖論張駕雲中毒一節錄下。以補訴狀之不逮。

次更就張駕雲之是否中毒研究之。蓋駕雲於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死。當未死之時。是否先已患病。爲本案重要關鍵。依家人張康氏姑媳及證人孫德均等。均各供稱自本月二十邊起。卽已手足發冷。又云。自二十三日以後。每日均有寒熱腹瀉。惟仍能行動。却未病倒等語。蓋駕雲素性儉嗇。不肯延醫。况值年關忙碌。每於寒熱過後。卽仍起而料理店務。一切皆由自力經營。雖有極重之病。旁人亦不以爲意。又查店中人供稱。駕雲於二十六晚清算帳目。終夜不息等語。夫以衰老之驅。平日不知衛生。妄事補益。取各種動物之脂肪。以爲營養。

之資。查駕雲是年冬天。每晨服食動物脂肪。計有四種之多。一曰鹿精。二曰羊腦。三曰燕窩。四曰鷄子。而飯菜中之肉食不預也。是其痰溼交阻於中宮。卽不感邪寒。已有暴病猝亡之慮。日本法醫專家石川氏。稱肉食類中毒。與駕雲死狀極相似。況值隆冬深夜。持籌握算。勞心焦慮。寒氣之侵襲。較諸尋常。尤易深入者乎。故以駕雲起病之日數。言實際已不止一天。而以駕雲之氣體及攝衛論。起病僅有一天。亦不以爲異。況就中法檢驗之結果而論。所謂嗎啡中毒者。本無根據之可言。僅就骨色青黯一點。指爲中毒之證明。尤非洗冤錄之精義。查補註洗冤錄集證卷三服毒篇稱。凡服毒死者。口眼多開而紫黯。脣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黑。遍身青黑。遍身發泡等語。均係指驗屍而言。又稱驗屍之法。不可移於檢骨。檢骨之法。不可移於驗屍。若日久屍潰。無傷可驗。不得不要蒸檢等語。見卷一檢骨篇附考乾隆二十八年江撫湯通飭。今張駕雲尸身完好。若用驗尸之法。果與服毒諸條現象。一一相符。已無檢骨之必要。若屍體外部並無中毒特徵。僅僅蒸骨後發現變法。則安知非因粘骨之肌肉已

發。硫。化。水。素。〔腐爛之氣〕沾。漬。於。骨。所。變。之。青。黑。之。色。耶。至上海醫院斷定書所稱陽性二云者。以化學家通例言。已屬微乎其微。決不能爲服毒之根據。故其報告書。已先自著疑似之詞。況書中又有是否生前中毒。認定之權。在於法官等語。則該報告書之效力。已等於零。乃竟憑之以殺兩命。似有未安。

### 起訴違法之訴狀

劉崇佑

羅文幹任財政總長時。吳景濂張伯烈以政爭關係。借奧款合同。赴府向黎總統陳述。卽夜將羅逮捕。解送法廳。經預審認爲不能成立。宣布予以不起訴處分。吳等大憤。運動國務院聲請再議。由京師高檢廳訓令地檢廳撤銷原處分。再將羅拘入。起訴地審廳。羅文幹律師劉崇佑除爲羅文幹本案投訴狀辯護外。又呈遞聲請書。攻擊此桌程序錯誤。謂地審廳不能受理。應依法駁回。其文如下。

爲起訴程序違背規定。請予依法諭知不受理判決事。查現行刑事訴訟條例第三百四十條。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按程序與程

式不同。本條例已有明定。起訴程序之意義。非限於本條例之起訴節內所載。凡自接收案件。着手偵查。以迄於起訴。其中經過必要之程序。如卽條例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二十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五十一條。至第二百五十六條各規定。皆爲形式之起訴。前不能不依法履行之事。（法文用「應」及「不得」等字樣。乃嚴格之表示。）有一不合。則起訴程序。卽不能完成。而案件亦陷於不能起訴。蓋此種程序。檢察官有不應蔑視之責。若不按法律規定辦理。而擅行起訴者。則爲不應起訴之起訴。其起訴自身卽爲非法起訴。之法的效力。已生根本之動搖。故條例特命法院。應以判決爲不受理之諭知。所以愼起訴也。

此次京師地方官起訴羅文幹黃體濂詐財及僞造文書一案。據其訴狀稱。羅文幹等由警警總監奉大總統面諭。交法庭審訊。並由國務院抄交函件到廳。經本廳起訴。予以不起訴處分。國務院聲請再議。由高等檢察長將原處分書撤銷。令交本廳再行偵查。依法究辦。本廳按照國務院聲請再議理由書。及高等檢察長訓令各節。詳細偵查。除受賄部分一時無從證明。暫免置議外。關於僞造文書及

損害國家財產。羅文幹等誠不免有犯罪嫌疑。應即依法起訴等語。該訴狀所謂依法當然爲起訴程序之法。雖其如何依法之理由。未經聲明。而就其狀中所述檢察廳接收案件。以迄於起訴之經過事實。則與刑訴條例之規定。實大違背。謹分列如下。

(一) 本案有無告訴人。檢察官有偵查犯罪嫌疑之職權。遇有案件。原可自行發動。不必待人之告訴。唯此項起訴。檢察廳乃於一度不起訴處分之後。以違奉高等檢察長訓令之名義。而再引起訴。則其前提當然非有合法之告訴人爲合法之告訴。不可。原訴狀首稱大總統面諭警察總監。此大總統當即檢察廳所認之告訴人。此面諭當即警察廳所認之告訴。然總統面諭何以即爲合法告訴。在法律上有何依據。殊爲費解。按立憲國元首。除發布命令外。別無行爲。是爲世界通例。中華民國約法。臨時大總統之職權。爲列舉的。凡以大總統資格所爲有關政務之事。皆爲命令。而命令則皆必經副署。制限甚嚴。決非何人所能利用而伸縮之。檢察廳若認與款合同爲損害國家之財產。對此之告訴。乃執政者辦理政務應有

之舉動。故大總統以行政首長。可以爲國家之代理人。代爲告訴。然大總統對於國家政務有所作爲。既非經副署。不可試問。此種不經副署之面諭。與私人談話。何異。從何而認其爲約法上所稱之總統命令。又何從而生總統對於政務上意思表示之效力。故所謂代理國家爲告訴者。在法不能不全失根據。若謂大總統此次非以命令方式爲告訴。無須經過副署。且告訴閣員。勢亦不能再待副署。然大總統在命令之外。不得有所行爲。約法甚嚴。有目共覩。無論除總統外。有告訴資格之他種公人。尙多。卽致不然。亦孰敢借此一事。遂開總統法外舉動之惡意。若謂大總統告訴。並非以公人資格爲之。所謂面諭。僅係敬語之詞。亦與私人之告訴無異。然則此告訴。特黎元洪私人之行爲耳。黎元洪一面爲大總統。一面固不失爲一私人。但私人之黎元洪。則不過中華民國人民之一。何足爲國家之代理人。耶。準此而言。是本案自始卽無合法之告訴人。亦無合法之告訴。

(二)國務院聲請再議能否合法有效。現行刑訴條例聲請再議。乃告訴人之權利。非被害人之權利。被害人爲告訴合法後。法律乃認爲告訴人。告訴人經

第一百三十條。聽聞筆錄之朗讀。及簽名於筆錄。又經第二百五十一條。不起訴處分書之接受。始能有聲請再議之事。是爲法定程序。絕對不許欠缺之階段。本案國務院之聲請。究以何資格。且依何程序而爲之耶。起訴狀以國務院聲請。繼諸大總統面諭之後。且聲明當時國務院曾抄交函件到廳。揣其意思。謂大總統既代理告訴在前。國務院自不妨聲請再議在後。且大總統告訴之時。國務院並經抄交函件。亦類似於參預告訴。夫告訴之代理人變更。是否法之所許。茲且不論。而前之代理人告訴。既不會合法成立。而等於無告訴。繼之者。從何獲得。此再議之聲請。請以至顯之語說明之。今有被害人於此。對於被害案件。不爲合法告訴。而經檢察官自行偵查者。偵查結果。予以不起訴之處分。則此被害人。若聲請再議。法律能許之否耶。被害人本人所不能爲之聲請。試問其代理人。將以何權能而爲之。故國務院縱有可爲本案被害人代理人之資格。而該院自身。既未爲告訴。大總統之面諭。又不成爲告訴。該院雖曾抄交函件。亦僅抄交而已。並無一字之意思表示。更無所謂參預告訴。則盡量言之。國務院不過一被害人。



耳。非得爲聲請再議之告訴人也。抑聲請再議必在接受不起訴處分書之後。而受處分書之送達必爲曾經筆錄之讀聞。及爲負責之簽字。條例固已明定之。此不論告訴人之身分如何。凡在法律之下。皆無可省免者也。乃辯護人遍查案卷。未見警察總監或地方檢察官當時所作之筆錄。卷內雖有檢廳事後之補正筆錄。亦僅敘述經過原因。並無告訴人口供及其簽名。則未曾向告訴人朗讀。更無俟論。似此無效筆錄。決非法律之所要求。何足以完成法定之程序。且檢廳當下不起訴處分後。亦無對於大總統或國務院爲送達。一並無類似送達之通知。不經送達。當然不能有法律之接受。無接受。則聲請從何啣接。而生本條例於此各條。皆用應字之命令的強行的文字。從而知凡此階段。一有欠缺。卽成爲違背法定程序之問題。疑者或以此等程序。皆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應負之注意。不能以檢察官等失職之故。影響於告訴人。而使之長失聲請權。然筆錄乃告訴言詞之所由正確表現者。而讀之對面。卽爲聞。且簽名尤爲負責之徵。故不能謂告訴人於此無必爲之責任也。況刑事訴訟。所以成爲嚴格之程序法。自其演進

之歷史觀之。雖謂爲被告人之保護法。亦無不可。法律於訴訟進行各階段。特設嚴格之程序。且時時加以命令。應或禁止。不得之表示。凡以禁濫縱而防侵害也。法律上。甲方權利之境界。卽乙方義務之境界。（國務院之聲請。既非由於接受處分書而來。則假定其爲告訴人。而此聲請之權利。縱不謂其消滅。亦不能認爲已經發生。）權利不惟有其境。且有其時。踰其境。則非權利。非其時。則其權利不成。此際則對方之義務者。對此踰境。非時之權利。卽非權利。卽無更須負擔之義務。違之者。卽爲濫縱。卽爲侵害。况條例第二條。命施行程序於公務員。就該管事項。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加注意。縱使因公務員之不注意。而致權利者之權利不能完成。亦不許以此理由。爲補償權利者之故。而令義務者之義務增加。蓋權利既已非時而不能完全矣。在法卽不得爲權利。而與爲對待之義務。亦無從發生。未曾發生之義務。無故使之發生。正所謂被告之不利者也。條例命公務員注意於被告之不利。未聞許公務員得使被告反因自己之不注意。而蒙不利。知乎此。則本案國務院聲請再議之不合程序。尤屬顯然。夫既無資格。尤背程。

序。試。問。此。項。聲。請。權。檢。廳。果。依。據。何。法。而。承。認。之。耶。

(三) 高等檢察長撤銷不起訴處分之命令是否正當。本案京師高等檢察長撤銷地檢廳前此不起訴處分之命令。其內容如何。且不暇辯。惟該命令係依法。訴。條。例。第。一。百。五。十。四。條。之。規。定。而。來。該。條。所。稱。有。理。由。之。聲。請。當。然。須。以。合。法。聲。請。為。前。提。蓋。聲。請。若。不。合。法。則。理。由。之。有。無。早。無。認。定。餘。地。也。國。務。院。聲。請。再。議。理。由。書。依。前。項。所。述。既。以。無。合。法。告。訴。不。能。生。效。的。效。力。高。等。檢。察。長。何。得。以。此。為。根。據。命。令。起。訴。查。高。等。檢。察。長。訓。令。稱。國。務。院。對。於。該。廳。處。分。羅。文。幹。等。辦。理。與。款。合。同。案。請。求。再。議。一。案。業。經。本。廳。詳。加。核。閱。該。廳。處。分。似。有。未。合。等。語。不。知。當。日。上。級。檢。察。長。何。以。僅。核。閱。理。由。之。內。容。而。獨。不。審。核。聲。請。之。程。序。且。此。項。聲。請。書。之。格。式。刑。訴。各。例。雖。無。規。定。而。按。照。當。然。之。條。例。其。聲。請。書。內。自。應。將。聲。請。人。之。資。格。及。聲。請。權。等。依。何。法。條。可。以。取。得。詳。細。聲。請。今。聲。請。書。既。缺。焉。不。詳。該。閱。聲。請。書。者。亦。仍。而。缺。之。徒。見。有。條。例。第。二。百。五。十。四。條。所。載。上。級。檢。察。長。之。職。權。而。不。見。該。條。之。前。尚。有。無。數。關。係。條。文。加。以。層。層。嚴。格。之。規。定。上。級。檢。察。

長乃貿然下令撤銷原檢廳之處分。貿然分別何項應續行偵查。何項應予起訴。而令飭下級檢察官遵辦。鑄此大錯。究屬何因。辯護人雖不爲過量之攻擊。而只此輕用命令。違法行使職權。上之則以成國務院違法聲請之非。下之則以啟地檢廳違法起訴之漸。此其責應惟該命令尸之。此種命令決非法律所認爲正當。切以爲應無疑異。

(四) 地方檢察官應否遵奉上級檢察長命令而起訴。檢察官有服從上官命令之義務。載在法院編制法固矣。然官吏服從義務。應以合法命令爲限。否則不惟上官無指揮之權。下官更有不服從之義務。此即法律所謂不應爲者也不應服從而服從。則其服從之自身先已非法。因此非法服從所爲之行爲。自更無合法可言。本案高等檢察長對於非法之聲請再議。爲非法之承認。而下非法命令。爲非法處分。下級檢察官理應據法拒絕。嚴守條例第二百五十六條之規定。除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外。不得對於本案再行起訴。條例第二條所謂公務員就該管事項。對於被告有不利情形。應一律注意者。正爲此種場合而設。夫上官

雖尊。不如法律。檢察官行使偵查起訴之職權。應絕對的按照刑訴條例之程序辦理。上級檢察長。雖有命令。若非條例上正當之命令。下級檢察官。卽不應爲違背條例之服從。故地檢廳。不能以高等檢察長有命令爲口實。而免違法起訴之責也。抑檢察一體。在檢廳。雖有上級下級之分配。而在法院。則只知其爲當事者之一人。當事人在刑事訴訟上。所爲之訴訟行爲。應以行爲之合法與否而定其效力。斷無推論於行爲者。因何事故。始有此種行爲。〔例如因有上官命令不得已而爲之〕而以原諒的定其效力。故檢廳對於本案再行起訴。其起訴之訴訟行爲。旣已違背程序。而陷於非法。則法院固不論其是否遵奉上級檢察長命令。彼旣非法。則亦不能不以非法待之。蓋此非法。由於無合法告訴。無合法聲請。無合法上級檢察長命令之積累而來。遂致此項起訴。於法亦無絲毫根據。換言之。卽所謂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是也。

依上所述。地方檢察官對於羅文幹黃體濂起訴一案。違背刑事訴訟條例規定之程序。無可諱言。法文具在。不論如何解釋。終無可以援引之條。議者或有謂大

總統告訴若不能成立。則檢廳前此之不起訴處分。亦失其根據。是則此項檢廳起訴。只須依條例第三百五十七條辦理即足。不必牽及國務院聲請及高檢長命令等事。亦不能謂爲非法。然檢廳不起訴處分處。並以專以大總統面諭爲發端。此外更有陳則民之告發。且該處分書雖述及總統面諭等情。而未曾明認其爲告訴。條例第二百三十六條。檢察官知有犯罪嫌疑。應即偵查。故當日是否總統面諭。而檢察官既知有犯罪嫌疑。即行開始偵查。亦其職權所應有。依此偵查之結果。認爲嫌疑不足。或行爲不成犯罪。依條例第二百四十九條。予以不起訴處分。孰能指爲無效。況此項起訴狀。以之承認前此之經過乎。議者或又謂大總統惟命令之外。亦得爲起訴行爲。命令須經經副署。載在約法。訴訟行爲則無之。況刑訴條例。又許以言詞爲告訴。又約法第四十一條。關於大總統有組織特別法庭審判之規定。即總統負刑法上責任之證。國務院何能代誣。不知大總統於約法各條列舉之外。不得別有行爲。除統率陸海軍。接受外使。其餘無一而非命令。即無一不應副署。所謂命令外更有一種總統資格之訴訟行爲。實爲創論。且約

法第四十一條特別法庭之審判。此惟被彈劾時有之。蓋以總統之資格受審判者也。何能與普通刑事責任並論耶。總之本。事實問題是一。事法律問題又一。事。法院審判以按照法定程序辦理爲第一義。程序適合乃能爲實質之審理。此刑事訴訟條例之所命也。故條例於不受理之條。首列起訴程序背違規定一項。本案自國務院非法訴請以來。經過情形。中外共見。違法攻擊。迄今不休。辯護人以爲平心而論。當時總統能會面諭警察總監。而由法律觀之。此種面諭。實不過司法警察官或檢察官。因此而知有犯罪嫌疑而已。無論法律上不得謂爲告訴。卽總統自身。亦未曾自居爲告訴。(檢察官不製作筆錄。不送達處分書。則知檢察官並未認總統爲告訴人。總統不向之要求製作筆錄。索取處分書。則知總統原無作告訴人之意。)此皆國務會議之提案者。舞文弄法。強爲此言。以自佔地步。高地兩檢廳。不知依法竣拒。一誤再誤。遂演成法律界莫大之奇觀。所幸檢廳究與法院不同。司法尊嚴。今日尙有維持餘地。辯護人爲尊重法院及顧念本職起見。合請貴廳依法卽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以全法律之威信。

〔評〕此案在法律上。本極勉強。大總統在法律上既鮮自作告訴人之理。而面諭警察總監逮捕。尤全失法律上起訴之意義。國務院之聲請再議。更屬非法。故當時學界名流蔡元培。法界秦斗江庸李家墩等。均大起反對。至辭職而去。高地檢廳所以毅然受理者。亦非真以國務院之聲請再議爲合法也。此其中有難言之隱。故不牽率不強附會。忝顧未之合法。此狀理直氣壯。侃侃而談。大足使舞文弄法者。咋舌。雖給果仍未占優勝。然司法界不朽之名著也。

### 防衛過當之訴狀

張 韜

民國成立。軍人握政。凡軍人所至之地。無法律。無綱紀。驕橫不法。惟意所欲。行政官固束手無策。卽司法官亦不敢過問。蓋法律本非爲此輩軍人設也。然江浙以風氣較開。軍人尙稍知斂迹。卽有過犯。司法官亦不至全失其法律上之職權。然以與平民較。則尙相去遠也。民國十年十月十二日。浙江大有利電燈公司小工。與陸軍第四師十三團第一營兵士。因爭道起釁。兵士不問情由。將工人毆打。時第一區四分所警察上前勸解。兵士不服。並毆警察。且哄至警署。



聲勢洶洶。有搗毀警署之勢。警察陳奇高出而防衛。一時不慎。將兵士李清文。截死。杭縣地審廳判以殺人罪。處徒刑四年。陳奇高不服。向高廳控訴。經駁斥。因由選任律師張韜上告大理院。始得發回更審。此事因牽涉軍警兩界。全浙人士均極注意。杭地報紙亦逐日登載。其為哄動一時可知矣。茲將陳奇高之上告狀錄下。

爲兵士衝突被誣殺人一案。不服浙江高等審判廳第二審判決。提起上告事。不服之理由。(甲)原判認定事實。違背證據法則。(一)原判謂本件控訴不能。有理由。而將奇高控訴之理由。一字不叙。指東話西。以爲判決。何能令人甘服。(二)木案原判之理由。其唯一之證明。僅憑兵士邵樹賢之供詞。然而證言之是否可信。審判衙門仍應衡情認定。今邵樹賢之供詞。乃絕對誣妄之談。他項證據極多。而原審均棄置不顧。茲將邵樹賢之供詞。不可信之理由。列舉如下。(1)邵樹賢係共同搗亂警署所持棍傷人之要犯。何能立於證人之地位。要犯之供詞。依法不能採爲證言。(2)邵樹賢自供將奇高刺人之刺刀拾起。在奇高頭上。

砍了一刀。因而奇高受有刀傷。今奇高之傷。檢察官驗明係木器傷。非刺刀砍傷。則邵樹賢之供詞。顯屬捏造。信而有徵。乃原判謂此係邵樹賢自認傷害陳奇高之事實。與證明李清文係被陳奇高刺死無甚關係。自不能藉此一端。遂將全部證言。悉行推翻等語。不知此把刺刀。卽邵樹賢所指奇高刺殺李清文之刺刀。據邵樹賢之供詞。『奇高用此刺刀。刺死李清文之後。落在地下。邵樹賢卽將此刺刀拾起。在奇高頭上砍了一刀。』是同一之刺刀。奇高用以刺死李清文。邵樹賢又用以砍傷奇高。今奇高之傷爲木器傷。非刺刀傷。既據原審認定。則刺刀本不存在。邵樹賢之供詞。既已不實。何能更據以認爲有傷害李清文之事實。乃原審斷章取義。謂邵樹賢所供奇高殺死李清文爲實。在邵樹賢所供砍傷陳奇高爲非事實。邵樹賢所供用此刺刀殺死李清文爲可信。邵樹賢所供用此刺刀砍傷爲不可信。誠不解原審之何以偏頗若是也。(3)查檢察廳當時調查報告內有據四師一營梁營長聲稱。據副兵李丙臣稱。十二日我同李清文被警察硬拉進警所後。李清文不服。與警察扭毆。有一警察手持上刺刀之槍枝。向李清文胸

前猛戳。當時清文用手抓住刺刀不放。警察攔開刺刀上之橫簧。致槍與刺刀兩離。清文隨即倒地。被我警見。趕上前去。各警察見已肇禍。棄槍向裏逃走。我拾起槍枝。在清文胸前拔出刺刀。急奔回營報告。惟刺清文之警察。向屬何人。一時慌亂。認不清楚等語。是日親被警刺殺清文之人。爲李丙臣。係非樹賢也。刺刀係李丙臣在清文胸前拔出。非落在廚房門口。爲邵樹賢拾起。並向奇高頭上砍了一刀也。槍枝亦係李丙臣拾起。警察均已棄槍逃走。非如邵樹賢所供各警喊裝子彈也。有李丙臣明白目見。非如邵樹賢所供只我一人看見。沒有別人看見也。何以邵樹賢之供詞。與檢廳當日之調查報告。完全相反。李丙臣嗣後到案。何以亦與此報告不符。寧非邵樹賢李丙臣兩人串同誣指奇高耶。否則當時檢察廳何以有此絕對不符之報告。並以之呈督軍。此中出入甚大。而原審乃略而不論。一味以邵樹賢之言是信。冤矣。(4)斜長六分濶二分深至二寸四分之創口。決非刺刀所傷。且十年十月十三日第二次驗斷書載明刺刀由創口插入。深不能達二寸四分。如此重要明白之反證。而原審置不採用。(5)尤有要者。驗斷書

載明創底向下斜。更足證明邵樹賢所供奇高持有刺刀之槍枝向李清文胸  
前戳入之供詞。完全不實。蓋以長槍在平地上。戳入其創底。必向上斜。或平入。決  
無向下斜之理。今李清文之創口。係向下斜。必係有人持短刀從上。戳入。可無疑  
異。今邵樹賢所供。謂奇高持有刺刀之長槍。戳死李清文。如原判之認定事實。  
全屬不合。奇高之辯護人在原審一再聲明。並持爲控訴理由。原審竟置而不理。  
(三) 原判引用偵查中筆錄。謂奇高供稱死的兵打我。我撲倒地。那箇兵亦撲  
倒地了等語。謂奇高曾經自認接觸。查此項意旨。控訴理由。早經叙明。偵查筆錄  
不能爲絕對之證明。且奇高卽有此項自白。依法亦須查明究竟。是否實在。今事  
實殊非。業已證明如前。則此項偵查筆錄。焉能再行採用。(四) 戈警佐鄭巡長  
之供詞。謂奇高最有嫌疑。夫嫌疑二字。何能卽爲奇高殺人之證據。且戈鄭二人  
焉知不爲卸除長官。疎於督察之責任起見。而推諉於奇高一人身上。然訴訟通  
例。以發現真實爲主義。似此項彷彿推測之詞。何可爲判決之資料。(乙) 原判  
適用法律。更不適用。查本案當日兵工兩方衝突情形。及嗣後兵士擾亂警所。秩

序大亂。紛擾異常。兵士數十人。各執木棍。逢警即毆。而民衆聚集者。更有千百人之多。當時商民罷市。人民呼號。危迫之情形。達於極點。歷經第一審調查。明確不誤。則在此情形。顯係與暴徒擾亂公安者相當。斯時奇高。卽或有拔刀放槍。傷害李清文之行爲。按照警械使用法。絕無違背。依刑律第十四條。當然不能爲罪。乃原審必欲處以徒刑四年。而置法文於不顧。至於刺刀。係未開口之鈍刀。用此鈍刀。而不開槍。乃謂有殺人之故意。亦屬羅織之詞。凡此種種。皆屬於法未合。請求撤消原判。宣告無罪。

〔評〕本案陳奇高殺人之所爲。本爲正當防衛。且爲保護地方時不得已之辦法。殺人者是否爲陳奇高。尙在未知之數。不過以事涉軍人。在此軍力萬能時代。執法者不得不參以權衡。而警官亦恐有開罪軍人之處。不惜犧牲一無名小卒。以了風波。此本案所以屢訊而屢不得直也。張韜此狀。於證據方面。固說得詳細靡遺。而於法律方面。雖寥寥數語。已足杜執法者之口。宜大理院爲之撤消原判。發回更審也。雖然。陳奇高猶幸在杭州也。使在北方及邊鄙之區者。

性命早不保矣。更何待法庭之審問。與夫律師之辯護哉。此猶陳奇高不幸中之萬幸也。

### 做冒牌號之訴狀

黃煥昇

近年以來。商業道德。愈趨愈下。做冒牌號之事。時有所聞。而尤以上海一段爲最甚。蓋商人既乏創造之能力。又無相當之道德。見同業中有獲利者。不推求其所以致此之道。而唯歆羨其利。於是詐僞百出。做造圖樣。冒充牌號之事。出矣。民國五年。歐戰猝發。上海之經營顏料業者。無不因此得利。順全隆洋行運銷中國各地顏料。有雲青一種。曾報官立案。示禁做冒。不意有錦泰昌洋貨號。做冒其牌。意圖混淆。歐戰告終後。順全隆洋行以此事有損名譽及利益。特請律師黃煥昇與之交涉。並投訴上海地方檢察廳。請求依法傳究。並附帶私訴。請求賠償損失。其狀如下。錄之以見商業道德之不可不講求也。

爲做冒圖樣牌號。請求傳案究辦。並賠償損失事。告訴人運銷中國之顏料。內有雲青一種。係銀字藍洋紙封面飛馬圖樣。順全隆牌號。前經海關註冊。上海交涉

使署示禁做冒。並登報警告有案。溯自通行中國。已垂五十餘年。銷路暢旺。信用久著。當歐戰時。以顏料產自德國。其價騰漲百倍。民國七年。德僑回國。順全隆行亦即停止營業。迄和議告成。來華復業。查有錦泰昌洋貨號。做冒順全隆牌號飛馬圖樣。同色裝包次劣之貨。混銷市面。曾於壬戌十二月十一日。即本年一月二十七日。託人向該號做冒牌號之正號雲青一斤。計大洋一元。又小洋三角。銅元六枚。給有該號發票可據。告訴人曾商請禮明律師。於一月二十九日致函該號。要求將做冒牌號圖樣之裝貨紙。及招貼裝盒等件。一併銷毀。並賠償損失。自後不准再有做冒情事。該號具函聲辯。稱從未做冒。一味狡飾。實與原告營業信用。大有妨碍。營業損失。亦屬不資。爲是訴請將被告飭傳到案。按律懲儆。並請查照原告歷來營業比較。賠償損失。

〔評〕是案雖甚細微。然亦可見吾國近來商業界之情態矣。不自設法振興。而唯以作偽欺朦社會。卒之信用日落。營業日衰。蓋真僞自分。縱可得意於一時。決不能永立足。况一旦不幸。被人窺破。更須受刑法上之責罰。卽以私訴論。

其因此所獲之利亦決不足供賠償之資。得不償失。自尋苦惱。何爲哉。編者特錄此狀。以儆商人。用心之苦。立意之深。可以見矣。

### 拘警毆打之訴訟

劉崇佑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界因憤慨中日交涉失敗。致怒於手訂各項條約之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有羣衆搗毀曹汝霖宅。及毆傷章宗祥事。因此風波。續續靡已。演至七月十七日。北大學生有少數。發生貳心。對於五九運動。有陰予破壞之計。於是多數學生。在法科理科開會。討論懲治少數反對派方法。雙方遂起爭哄。當道本不嫌於學生。思藉此興起大獄。即派警將學生逮捕。解往地方檢察廳。起訴審判。學生方面特延劉崇佑律師辯護。向地方審判廳提出辯護理由書。其文如下。

本案檢廳起訴。認七月十七日北京大學學生在法科理科開會。有私設法庭。審判拘禁毆打許有益五人。並強迫具保及悔過書等情事。指爲被告人等共犯。刑律第三百十三條第三百四十四條第三百五十八條之偵發罪。其證據。則一爲



司法巡官至章至仲報告。二爲一區巡官祥損口供。三爲許有益楊濟華傷軍。四爲檢廳所記起訴人許有益被告魯士毅等供詞。五爲大東帥帽公司李玉璞供詞。而就所載之事實按之。又全探告訴人許有益五人之所口述。辯護人以爲刑事案件。貴乎真實。故探證有嚴格之規律。不得以間接傳聞。或類推設想之語。爲其基礎。尤不得任舉證人使之陳述。卽借爲攻擊之材料。而忘其人與案中某造之關係若何。其告訴人陳訴之言。除有實據之部分可供參攷外。其餘漫無考證者。更不容以意推想。認爲事實。被告人之口供。則尤應依法記錄。經其讀聞。方得有效。此審判法則之所命也。至於刑律所認爲罪之要件。意思行爲結果三者。缺一不可。共同犯罪。雖有時不必皆爲着手行爲之人。而於犯罪故意及認識之共同。乃能使負連帶罪責。則爲不可易之原則。若非共犯。則唯有行爲者。乃有責任。豈有因不獲主名。而任意令人頂受之理。合乎上述各點。指爲正當之論斷。否則實無以昭訟獄之平。辯護人竊以爲本案起訴文所陳。深有此獨疵病。不能不抱不滿之恨。敢爲貴廳述之。

查本案發生原因。由於學生開會時之爭鬪。而致爭之故。則以校外有人思攜校長地位。觀其讎商之地。如中央政聞社。與商之人。有現充參議院祕書廳職員。且贊同者。則許以相當之利益。卽此已經檢廳認定者證之。則風潮之起。實自外至。彰彰明甚。校外之陰謀。究已醞釀若干時日。今且不問。而校內學生。則係十六夜與謙之陳樊二生歸述之後。始有知者。中央政聞社在南城。北京大學在北城。是夜大雨。陳樊歸校時。已逾三鼓。縱使即時報告同學。而當夜不能招宴大眾。共謀次晨對待之方法。則無可疑。(大學宿舍。係分數處。皆間隔街巷。相距里許。陳樊所宿之舍。並非大眾同寓。歸時已深夜。何能告人集商。此理至明。)况學生魯士毅本不住校。乃謂當時由魯等急籌對待之法。是不問而知其不合真相也。次早消息漏布。衆皆不期而集。前往察視。蓋許等既稱學生全體在校開會。而全體之人。乃無聞知開會之時。又必特在清晨七時。與通常舉動大異。此實可怪之事。青年喜事。爭欲往觀其究竟。固亦人情。謂必待有人率領。乃先到場。似近牽強。以此徵之。則本案無論有無犯罪事實。而事前必不能指爲有共同之謀畫。可知既無

謀畫。則共犯第一要素之同共故意及認識。在未開會之前。當然不生疑點矣。入場之後。據巡官祥楨報告。有閉門及傳人之揚言。檢廳又執爲事前犯意之一證。不知二道柵欄。距禮堂大門尙遠。且路有轉彎。非在柵外者所能見。巡官既稱身曾入內。何由知其門之啟閉。至於揚言傳人。而事實上實無其事。則當然爲不確。縱或有之。又安知非一二急激者臨時氣憤之言。豈得據爲全體早有之意思。此事。前無共犯之憑證也。

起訴文對於會場當時之情形。大略分爲四段。(一)日間在法科時。審判者爲魯士毅。王文彬。孟壽椿。易先疑。劉漢章五人。錄供者爲狄福鼎。執棍站立兩旁者爲倪品貞。(二)由法科押解理科時。押解者爲劉仁靜。陳邦法。謝紹敏。李駿。蔣希曾多人。並幽禁之於理科第一教室。派人輪守。(三)挽在理科時。審問仍爲魯王諸人。持械環立。仍如倪品貞諸人。其時有打人迫供之事。致許等受傷。(四)夜間畢會時。魯等諸人。更迫寫悔過書。並令具保始釋。且皆簽名按捺斗箕。而對於許有益。俞忠奎二人。則又禁人爲之作保。王朝倫則另以大東艸帽公司山

東人李姓保之。許俞於次早乘間脫逃。時皆檢廳撫拾各項供證。而認爲當場共犯數罪之事實也。辯護人竊以探證應以直接者爲限。起訴文所舉第一證之司法巡官王章王紳報告。明稱係往北京大學左近探詢。左近云者。究係何地何人。夫言之者爲誰。尙不之知。而欲引此無稽之語。入人於罪。無乃可怪。又云。並向中一區署員何鏞探詢。何鏞雖爲署員。而當時實未到大學。彼又何從確知有審判錄供執棍拘送拘留具結等事。且更何從知當時實施此等行爲者之必爲某某。似此繪影之文。而切實按之。則全未親聞其聲。目覩其狀。道聽塗說。渺無朕兆之可尋。此第一證之根本無效也。次則巡官祥檜口供。查該巡官在審廳口供。當時在校者。只彼一人。未見持木棍繩索。未見敢死隊。往理科時。大衆說說笑笑。未有網押。其言較之檢廳尤詳。又皆躬歷目擊之語。據此是可證明惟雖人聲嘈雜。稍類爭哄。而旋歸鎮靜。且同行出外。說笑如常。尤可知兩方並無決裂及暴亂之事。此項供證。曾屬直接所得。在法應最爲有力。此第二證之可謂起訴情節不實之反證也。又次許有益楊濟華傷單。其不合之點。貴廳曾經當庭聲明。如單載有手

三指指甲樞傷。許則堅稱二指。單載有手腕是手打傷。肚腹偏有是腳踢傷。許則皆稱由於棍打。語如此類。傷單既自相矛盾。而與受傷人所述。又復矛盾。卽其效力可知。况楊濟華屢稱左眼被打時。眼鏡落地。狄福鼎代爲拾起。告以卽當賠償。試思狄等事在審判。毆打極與爲難之時。彼等身體且不之恤。要有賠償眼鏡之委婉謝過之辭。無有此言。轉可證明當時仍在從容談話。並無毆打強暴之舉動。又况許爲魯士毅爲審判長。又謂魯曾打人。詰以台上何能打及。則遁其辭。忽稱因說話聲小。魯令其上台。故得打及。又稱彼因恐人打。故閃靠台上。而轉遇打反覆支離。不近情理。不可枚舉。卽此觀之。傷單所列微傷。究從何來。殊屬難必。且卽係在場受傷。亦當求傷害之人。而問其責任。旣不能證明魯士毅等之所爲。徒以共犯之籠統罪名。轉嫁其罪於被告十一人之身。此第三證。尤爲無理之極者也。又次迫具悔過書及簽名手印。檢廳則專取材於所記許及魯等各供。謂該書中類皆早鄙齷齪之詞。顯係受迫所具。查卷中並無是項書證。亦未聞檢廳對之曾有何等偵查。不知所稱書中情辭云云。從何而見。書且無有。則簽名手印之事實。

又將何所附麗。若謂依據告訴人許有益之供詞。何以見告訴人絕無虛飾。如謂依據被告人魯士毅之供。則魯自被逮之後。疊次研訊。檢廳從未將所錄供詞。予以讀聞。在法絕無證據效力。業經被告人等各自具狀聲明。貴廳亦已許其更正。在案。檢官當公開審理時。雖曾言此項記錄。係經書記官合法調製。然依法凡審訊每次錄供。應對訴訟人照供朗讀詳細。如有差異。立予更正。此爲審檢兩廳共同之法則。今則供者自供。錄者自錄。不惟並不每次讀聞。抑且始終未予一見。是否合法。不待煩言。况現在各應辦事實情。因無速記員之設。故遇稍煩案件。書記官勢難當庭錄供者。每於退庭後。恃其記憶力而默寫之。試問能保其不誤者。凡人舉筆記事。當然自成其統系之言。根本之處。出入稍有一差。則其下之千萬語。自然皆隨之而俱異。此人情也。書記官亦猶夫人。何能免此。故口供非即時所記者。尤當以讀聞方法救濟之。不幸檢廳未之及。此第四證之。不合法也。又次證人李玉璞口供。查李之到案。係王朝佑供措保人而來。據告訴人等所稱。當日保人均係校內同學。王朝佑亦供彼保人有二。一爲谷姓。一爲李姓。李亦自言。係校中

張姓以電話喚來作保。且謂始不得入。因遇素識學生數人。始得通行。試思保人既皆學生。而王朝佑亦係由谷姓學生作保。何以忽又求及校外渺無關係之李玉璞。許等自供。所保者乃保證彼輩不復作此敗德。破壞大學。私通安福俱樂部之事。更試思李不過艸帽公司之商人。非有何等聲聞資格。何以學生大眾對之。有此異常信仰。必欲得其一保。以爲憑。如此荒謬之言。孰能信之。且所稱素識之生。帶之入內。究係何人。何不指出。王朝佑爲該公司股東。宿居該鋪。業經查實。而貴廳傳訊時。彼稱又皆託辭避匿。此非故意串同僞證。因而情虛。而何檢察官謂李與告訴人等並無親屬關係。在法證言可採。而於如此重大假庇。則全置不顧。未免強辭。此第五證。可以爲另案。僞證罪之基礎。而不可爲本案之證據也。起訴文所舉五證。分按之。不過如此。至若孰爲審判員。孰爲書記。孰執棍旁立。孰組織敢死隊押解。以及毆打拘留逃逸種種。則直無證可舉。而往採用資料於告訴人口供。爲之編輯先後。加以生實。然則起訴之價值。不大可知乎。辯護人今請更就告訴人許有益五人供詞之矛盾者指之。按許有益等五人告訴文稱。早晚兩次

審問。皆王文彬魯士毅劉伯章易克疑李壽椿五人。然七月十八日許有益口供。則稱日間四人上臺審問。而非五人。楊濟華警廳口供。又謂王劉魯二人登臺。臺下李壽椿起立質問。程體乾則謂登臺審判者爲魯王狄劉陳五人。俞忠奎則謂魯王劉審問。二十八日。程體乾又供魯王孟劉蔣五人坐堂。其在貴廳之供詞。又只有魯王劉三人。楊濟華亦同。此日間審問之人及人數之不符也。夜間審問者。其訴文謂亦前之五人。然在警廳彼輩總供。又謂晚八時王劉蔣魯易孟李爲審判官。俞忠奎在貴廳供。又謂理科問者劉中生。左爲魯易。右爲孟及不知姓名之李姓。此夜間審問之人及人數之不符也。至若書記官告訴文謂夜間爲蔣希曾狄福鼎。日間則無之。然其在警廳總供。則謂日間書記李某。夜間爲狄一人。二十八日程體乾供。又謂日間爲狄福鼎。夜爲蔣希曾。許有益程體乾在貴廳供。均謂日間狄走來走去。用鉛筆錄供。此書記之不符也。又打人一節。告訴文謂打許有益者魯及倪李。打楊者魯。網人者陳。然在七月十八日初供。打人者只記一嚴姓。並無此說。其在警廳口供。始言倪李。而仍不及魯。楊濟華供。晚間時有某人上臺。



側擊彼掌頰一下。並無指魯之言。許在貴廳。雖言魯打一嘴巴。而所以上臺被打之原因。或言魯喚之上臺。或言自己恐被打而閃到臺上。情形又相矛盾。至於網人一節。彼等後又自認其無有此打人網人之不符也。押解前往理科。據告訴文謂謝陳蘇李等率領多人。其他口供。並謂兩人扶一人。如遇大盜。然巡官祥楨。供大衆笑笑說。並無強暴之形迹。且法科理科相距里許。果有押解事實。沿途警察。豈無聞見。此押解與事實之不符也。拘留教室。據告訴人歷稱在理科第一教室。五人同拘。然彼又謂晚飯菜蔬甚佳。並有易道等倪品貞同食。試思果被拘禁。則不至飢饉。已屬萬幸。何來頗佳之蔬。况倪等果爲日間毆彼之人。此時何能再與同食。且同學尙多。即使欲向之誘供。何以不別遣一人爲之。何以必令記持木棍毆擊彼等。與結厚怨之倪品貞。向之致意。又謂次早越牆逃出。試思大學之牆。豈彼等之能越。此拘留情節之不符也。許有益等果有被審問被拘禁毆打之事實。則受辱滋甚。當時種種情形。應皆刻骨銘心。牢記不亂。何以前後錯誤。彼此不同如此。種種憑證。而足以動法庭之聽。而爲被告人犯罪之唯一徵憑。誠非辯護

人之所敢信矣。

如上所陳。則知本案檢廳起訴文。對於被告人等所認爲犯罪之事實。種種如火如荼之繪描。試爲細一實按。則盡屬虛空。甚至如認劉仁靜之押解。則並告訴人供狀亦未曾誣指者。亦隨意周內之卷宗。俱在可指數也。既無共犯。又無各各犯罪。確切之主名。而乃苟且羅織如此。一網盡入之罪案。以與此巨獄事之可駭。孰過於是。辯護人竊惟國家設刑本意。在於排除惡性。並非用爲教育補助之資。莘莘學子。學校培植有年。縱使氣質未盡精醇。而青年踏屬倉皇之概。與夫純淨真摯之心。政府果有以善處之。使其身心得安然。沉浸於學術之淵。進能以賢世用。豈非甚善。乃不幸此超然政界之教育。一再波及。今日遂不得不牽連沉淪於渾流之中。年少學生。方自以爲保吾讀書之地。無任外界侵犯。是乃天職。而不知所謂國法者。卽將俟隙而隨。其後竊見檢廳致警廳公函。有水懦民玩之言。然則豈預見已存於心。而有必繩以法。而示以威之意。故一聞疑似之象。卽不暇詳察而遽信以爲眞乎。此次事體之所生。辯護人不便明指禍源。而動之自外。則爲舉

國之所共見。假如該生舉動。卽有過激。猶將哀其愚而諒其心。善平其怨憤之情。使漸次安意就學。况乎尋常開會尋常辯論。爭執未出一堂。舉動並無踰軌。何以乃蒙嚴令。若遇盜犯。盛暑羈押。已越兼旬。而逮捕且及於十餘齡之童子。辯護人切爲大惑也。總之以法律言。刑事案件。認證釋律。均有一定嚴格之軌。苟爲不合。卽不得輕予濫施。以事理言。事固有至輕極微。未及犯罪程度。而無勞國家刑罰之威嚴者。又有事勢所迫。情理所許。雖或偶有激動。而非法之精意。所承認爲罪者。則司法者亦當體國家刑罰目的之所在。不執著於文字之中。而慎顧刑事政策之方向。本案經過。在法無可成罪。已如前陳。而對情酌理。尤有不可使此清白才俊之青年。橫罹罪獄。致傷士氣之勢。伏惟貴廳乘至剛至正之威權。下最公平之判決。使睽睽萬衆。無絕其世界。猶有清明之望。則實司法之有助於國家也。再中一區黃署長報告不合真相一節。業經被告人學生狄福鼎屢次狀陳。日來情形在案。在法無效。不待贅述。又北京大學學生黃堅等。關於本案共同候訊狀。可爲被告人魯士毅等無罪之證明。合請依法歸併查察。合并聲明。

〔評〕此案哄動一時。但當局已層層布置。極盡羅織。必欲致學生於絕地。此狀辯析無罪之處。固已精細絕倫。重重駁詰。節節剖白。足使陷之者無口可開。末節更慨乎言之。足爲學生界吐氣不少。

### 聚衆騷擾之訴狀

劉崇佑

北京學生自遭當局厭忌後。雙方惡感益深。第二年二月四日。北京學生因反對政府與日本直接交涉青島問題。聚衆二千餘。在天安門外。散布傳單。警告當局。當由軍警將學生拘捕四十人。送交地方檢察廳。檢察廳受當局意志。卽以騷擾罪向地審廳提起公訴。當由律師劉崇佑出爲辯護。於五月十二日提出辯護理由書。此文亦傳誦一時。爲錄如下。

本案事實。最爲明瞭。當時學生在市街講演。專爲外交緊要。欲以喚醒民衆。並無他意。無論如何。其居心。其宗旨。應爲全國人所共諒。日本對我交涉。威迫利誘。無所不至。山東事件。前途危急。人人知之。然今日。徒剩此在學青年之子弟。奔走呼號。垂涕而道。而全國之爲父兄者。安在此極可痛而可愧者也。聞有一派議論。以

爲學潮屢起。非予嚴懲。則將橫決愈甚。試思學潮從何而來。學生所求者。唯一外交問題。政府果與民意一致。而思有以安輯之。則明示方針。一令之布。羣情即可立釋。何事以刑罰示威。且刑罰又豈獨供政府示威之物。此論不當。自不待言。檢察官論告。首稱檢廳爲司法機關。只知有法。不知是否學生。辯護人謹誌此語。亦願貴廳秉神聖之法律。判斷此案。只知有法。不知有學生。尤不知有非學生。則今日法庭。不唯足使學生折服。亦使全國之人。無不折服。此真司法機關之所事也。本案辯論之始。請先申明辯論之範圍。依法審判廳審理案件。應以經起訴者爲準。故辯論應就起訴文所認爲犯罪之事實言之。按起訴文。除旗幟傳單毆打等等。不能證明外。其認爲該生等犯刑律第一百六十四條之罪者。則以二月四日學生等在前門外。藉劇烈講演。爲示威舉動。且抵抗官廳之解散。而講演之目的。則在拒絕日本直接交涉。及要求釋放天津被押學生。謂其意在擾害地方安寧。以爲脅迫政府地步。至於犯罪之人。則蔡成章等十九人。爲犯該條前半段之罪。莊聯輝等二十一人。爲犯該條後半段之罪。茲請就此範圍。分爲事的方面。(即

其事是否犯罪之事）及人的方面（即其人是否犯罪之人）以爲申辯之。  
（一）起訴事實不能成立犯罪。查本案係由衛戍司令部函送檢廳起訴。檢廳收案後。僅就該公函所開情節。略爲審問。而即起訴者也。故謂起訴文所認犯罪之事實。全以衛戍司令部送案公函爲根據。亦無不可。然按送案公函所陳。實非真相。即如當日學生初出講演之時。警察仍守平日態度。有照料彈壓。而無禁止。迨人數漸多。慮有擾亂。則又不先下令解散。予以明顯之表示。使衆共知。而突於昏黑中。有武裝軍警千餘人。分爲東西二路。將學生包圍於天安門內。拘至夜半。復遣散之。此時乃暗中摸索四十人。全無標準。任意截留。使爲本案之犯罪者。送案公函。乃謂下令解散。抗違不遵。遂當場捕獲四十名。解由司令部拘留。餘衆始逐漸散云。即此而觀。無論當時講演之人。是否由於預先聚衆而來。講演之意。是否在於脅迫。而以未經解散。先行包圍。指爲抗拒。解散以後。任意截留。指爲當場拘捕。似此。盡人而知之事實。猶且錯誤。至此。檢廳偵查。乃人云亦云。絕無覺察。實爲可驚。起訴文所根據之公函。既已錯誤。則起訴文所叙之事實。當然亦無。

一不誤。此應首先請求貴廳注意者也。檢察官論告謂本罪第一要件爲聚衆。該生等各在學校前有所要約。而後爲此大集合。按當日學生出外講演。誠屬多數。然據檢廳偵查筆錄及貴廳調查之結果。則未有各校互相要約之確證。縱或一二人有本校開會之供。是亦指其該本校而言。非謂各校有聯絡也。況其多數口供。僉稱臨時聞同學諸人。皆已外出。因亦前往。甚至有語言不通。非往講演。僅爲他事路過者。卽尤爲未定要約之明證。一年以來。學生於課餘散在各處講演者。已久。是日特加多而已。偶然適合。不期而同。此與有意聚衆不能無別。法文旣曰聚衆。曰意圖。曰仍不解散。則知下之二條件。皆當爲第一條件聚衆時之所預合。易言之。卽聚之當時。卽有脅迫及不解散之意。思乃可檢察官指其彼此要約。敢請示以要約之內容。與夫爲此要約之證物。或證人。提出公開法庭。宣示明確。始爲正當。又論告謂本罪第二要件爲意圖脅迫。而目的則一爲拒絕直接交涉。一爲釋放天津被捕學生。按當日講演專爲外交而發。與天津之案交涉。此舉國共見者也。送案公函。雖稱旗幟有指斥曹銳楊以德等字樣。然未有表示釋放學生。

之言。且此旗幟。是否學生所爲。檢廳已以不能證明。聲明不予起訴。據該生等口供。又或稱並無旗幟。或稱係執校旗國旗。雖朱福照一人。供及天津學生聞將槍斃等語。此亦不過彼箇人之感想。不能認爲全體皆有此意。況講演之辭。只限於直接交涉之利害。市人莫不共聽之。似不當以題外之事。強行牽入山東外交。誠爲學生之所反對。然當日乃對於市民講演。非對於政府要求講演。內容又爲指陳山東問題之重大。與直接交涉之不利。與衆共曉。起爲政府後盾。此外並無他詞。起訴文謂劇烈講演者。劇烈之證據。究竟安在。辯護人以爲政府既拒簽德約。以理論言。當然不能更爲直接交涉。弱國外交。不能亢爽。事勢之常。該生等警醒民衆。共爲後盾。正屬國民正當之行爲。試思外交之對待者。爲外國而非本國。假如中國政府。竟隨從外國。對於國民。反居敵待地位。則或有被脅迫之價值。否則意思本屬一致。利害又無不同。何事脅迫。更何從而。有脅迫。故必曰脅迫。則不如謂其意圖。以民氣脅迫外國。尤或近之。檢察官言斷無自擾安寧。而用以脅迫外國之理。須知弱國外交。只有民氣。今日強鄰迫處。猶未卽施其強壓者。試問。憚政。



府。乎。抑。憚。民。衆。乎。示。之。以。可。憚。而。使。其。不。至。遽。有。所。逞。即。後。盾。之。說。也。政。府。無。能。不。足。爲。人。民。之。託。庇。交。涉。累。急。至。此。而。猶。依。違。其。間。必。待。吾。民。之。起。而。應。援。之。檢察官乃曰是乃脅迫政府在法當刑如此顛倒論法實辯護人之所未曾聞矣又論告謂本罪第三要件爲抗拒解散解散只須口頭不必何等形式當日軍警林立該生等豈有不知其爲解散而來乃在場者猶齷集途中過路者亦不知統避是卽有意抗拒之明徵雖然此語雖辯無如太遠於事實也按解散須有表示而表示方法則以被解散人可以了知爲完全當日人衆數千時已昏黑軍警突出而左右包圍之何嘗有解散之事路人盡知竊意檢察官決無不知之理縱云不必有貼布告之形式然當時究以何法對此數千之衆而爲解散之表示檢察官既予論告卽應有證明之責若謂軍警林立卽係表示方法無論從來學生講演警察皆植立旁聽慣行已久不足爲解散之特徵卽使口頭亦言解散試問人衆紛雜孰則聞之軍警解散之意思既無術以傳達於學生之腦中卽不得謂官廳已有合法之解散學生已有不合法之不解散法文解散二字取義甚嚴絕對不

容含混。送案公函曰。下令解散。檢察官論告亦曰。下令解散。究之所謂令者。則渺無可徵。事之滑稽。未有過此。況乎反解散爲包圍。是實留之而非散之。且留之而至於夜半。最終則摸索四十人。挾以俱去。猶曰是乃當場捕獲。經此捕獲大衆。始逐漸散去。顛倒黑白。雖快一時。然未足以掩天下人之耳目。竊願貴廳審察之。

(二) 被告學生四十人。非本案犯罪之人。本案事實。不能構成犯罪。已如前述。至於犯罪之人。乃以被告學生蔡咸章等當之。尤可怪之至。按起訴文稱。蔡咸章等十九人。當時正在大柵欄東西珠市口各處演說。而在場助勢。或本在驟馬市大街崇文門外等處演說。而亦聞風而至。故分別認爲各犯該條前後半段之罪。雖然演說外交。卽非罪犯。所謂旗幟傳單。以及毀車毆人等事。旣不能證爲該生等之所爲。則該生等當時行爲。亦不過演說而已。且其演說。亦僅爲對於市民之指陳。是與騷擾罪相去尙遠。又刑法法所稱之助勢。須有助之行爲。決非袖手旁觀者之所能犯。起訴文以未演說者助勢。然旣未演說。試問助之實況如何。至於聞風而至。更屬空泛。該生之供。固謂歸校路過。而檢廳必加以風聞之名。不知何

據。且。卽。聞。風。而。至。若。僅。至。之。而。已。又。何。以。卽。犯。罪。之。以。此。爲。罪。則。當。時。聽。衆。之。市。民。與。夫。過。路。人。等。孰。非。犯。罪。之。一。份。子。官。廳。何。不。皆。捕。而。治。之。竊。揣。起。訴。用。意。無。非。以。此。次。事。件。既。經。衛。戍。司。令。部。送。案。起。訴。而。犯。罪。主。體。又。無。從。他。求。自。不。能。不。就。送。案。之。各。學。生。加。以。責。任。於。是。稽。鉤。結。果。其。供。在。前。門。附。近。演。說。者。卽。使。之。當。前。半。段。較。重。之。罪。其。供。無。演。說。然。亦。在。該。處。者。或。本。不。在。該。處。而。歸。途。經。過。之。者。卽。使。之。當。後。半。段。較。輕。之。罪。分。配。平。均。無。一。遺。漏。證。之。筆。錄。顯。然。可。見。雖。然。如。謂。演。說。或。在。場。旁。觀。者。爲。有。罪。則。當。日。外。出。之。全。部。學。生。固。曾。具。狀。報。案。何。以。檢。廳。又。以。不。能。證。明。而。卻。之。如。謂。演。說。之。外。須。有。他。種。劇。烈。運。動。乃。爲。犯。罪。則。不。惟。該。生。等。未。有。此。次。供。認。卽。檢。廳。偵。查。亦。未。能。獲。得。該。學。生。各。本。人。犯。罪。之。實。證。故。此。種。種。起。訴。卽。使。犯。罪。之。事。實。幸。而。不。誤。而。所。指。爲。犯。罪。主。體。之。人。實。與。當。日。天。安。門。內。拘。人。時。之。暗。中。摸。索。未。能。大。異。況。乎。被。捕。本。由。軍。警。包。圍。而。來。隨。意。截。留。而。去。今。日。武。力。所。在。容。有。操。縱。在。心。不。必。分。辯。欲。罪。則。逕。罪。之。特。權。而。司。法。機。關。以。法。爲。歸。是。罪。非。罪。不。容。假。借。何。以。檢。察。官。既。知。該。生。等。被。捕。實。情。猶。曰。當。場。捕。獲。

卽屬現行犯卽爲實施犯罪之憑證。檢察官豈以夜半之天安門內爲當場乎。豈以暗中截留爲當場之捕獲乎。犯罪與否之標準。如果僅以捕獲定之。是則犯罪可以不論事實而唯視乎被捕之有無竊恐世界法庭不能有此論斷也。

接之。本案第一當辯學生演說外交是否犯罪。第二當辯演說之羣衆中卽有法外行動而犯罪者。其人實在爲誰。第三當辯此被告之四十學生。有無躬蹈犯罪之證據。苟其證據明確。事實法律皆能適合。則處斷本案。誠如檢察官所言。只知有法不知是否學生。否則既無犯罪之事。而又非犯罪之人。牽強遷就。姑以成獄。是此四十人者。徒爲填案塞責之犧牲。何得以其爲學生。而遂有此例外之辦法。該生等無辜囚繫。爲日已多。事迹昭然。無可枉陷。狀惟貴廳秉至尊之法權。予天下以公。是則非唯被告各該生之幸也。

〔評〕官廳之仇視學生。自五四以來。日益加甚。但司法尊嚴。法廳實不應以獻媚行政官長之故。而舞文弄法。故入人罪。劉崇佑此狀。除解釋各項犯罪事實外。更能挾當局之隱衷。可謂痛快淋漓。其中論外交一節。尤見愛國之忱。恤士

之隱。民國政治史。法律史。民衆史。俱有價值之作也。其關係豈僅在被告蔡威章等四十人而已哉。

### 登載失實之訴狀

劉崇佑

五四風潮發生後。輿論界除上海各報一致援助學生外。北京及內地各報。多有所欲忌。不敢盡量登載。乃國民公報。侃侃直言。不稍忌諱。因之亦觸當局之怒。借故由檢廳起訴。請按法嚴懲。地審廳屈於威勢。不敢不從。結果竟判處國民公報編輯人孫幾伊有罪。孫不服。控訴於高等廳。高廳推事按法論情。不爲行政長官威武所屈。竟判撤銷原判。宣告無罪。當局大怒。一面嗾令高檢廳提起上告。一面更借故拘捕承審推事。以爲法廳蔑視行政官長之懲戒。此實司法獨立中之奇怪現象也。孫案經高檢廳向大理院上告後。孫延律師劉崇佑辯護。提出答辯書。其文如下。

本案事件。不能成罪。及被告人孫幾伊。不能爲本案犯罪之主體。在一二審各項辯護理由。各答辯書。均援用之。先此聲明。以免複述。今特就原判關於責任論之

點及原審移轉主任檢察官上告書。總檢察廳檢察官意見書。主張有罪各點加以答辯。請述理由如下。

(一) 本案被告事件被上告人及國民公報社皆不能負責任。按原判關於責任部分之論斷。(甲) 對於總編輯問題。第一謂發行人邵乃鋈供未曾與陳以文見過。就知道孫幾伊。第二謂陳以文在京無住址。遂斷定並無陳以文其人。然邵乃鋈又供六月間進該報。爲發行之替工。時日甚少。詳情不知。則此短少時間。又屬替工。未與總編輯見面。自屬常情。且發行與總編輯本分兩部。各辦其事。亦無日日見面之必要。至於陳以文寓居館內。別無住址。則尤爲單身作客之常情。孫幾伊亦屬寓居館內。何曾另有住址。原判以此卽認並無陳以文其人。未免武斷。如謂邵乃鋈有全聽主任編輯及發行孫幾伊指使之供。須知彼既僅爲暫時之替工。且稱兀知詳情。則又何從確認孫幾伊之爲主任編輯並兼發行。陳以文確係貴州人。確係該報之總編輯。在京之貴州同鄉。無不知之。辯護人曾經當庭請求調查。卽行否認。按之探證法。則實有未合。此被告。人不能負責。一也。(一)

對於警廳監視發稿問題。原判謂既經牴觸刑事實體法規。則曾否經行政官廳之禁止。不生影響。然該報當受警廳監視之時。所有稿件。必先經派來之監視員過目。認爲可發。則使發之。認爲不可。則抽去不發。證諸該報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後之廣告。及五月二十二日報紙中空白處所。並當時警廳派員坐守監視之情形。極爲明瞭。夫監視之意義。一方面行使禁止權。禁止發行違法之稿。一方面又行使許可發印。該稿既經警廳特派監視員告以並不違法。許可發印。則該報深信監視員之言。亦認爲實不違法。遵命發行。是此時縱生違法問題。在該報既無自行發印之權能。又無故意違法之認識。犯罪之根本要件已缺。則罪責何由而生。原判僅就禁止立言。而置許可於不顧。遽謂控訴及辯護意旨云云。理由皆欠充分。亦屬誤解。此國民公報社不能負責。則被告。人更無責任之可言。二也。依此所陳。本案事件。既不能發生責任問題。被告。人又非該報之負責者。是其記載內容。不論有無犯罪。而前提已誤。當然不能問罪責於被告。人。之身。應請先爲糾正。以符真實。

(一) 本案國民公報登載各節決不能成立犯罪。本項無罪理由。原判及原審檢察官之論告。剖析極詳。本無攻擊餘地。原檢廳移轉立任張檢察官及總檢廳李檢察官所爲上告。僅襲第一審判詞之論調。不能別有主張。則其根據薄弱。已不待辯。然既合法上告。茲仍逐條答辯之。(甲) 煽惑內亂之罪。上告理由所認爲有罪者。(一) 謂八年七月十八日。該報所載先苦泡特金自敘傳。有指示未來革命方法之語。而合之私有財產社會化。及依賴天才的勢力。使放我不必犧牲多數生命等語。概括言之。又含有以暴動紊亂國憲之意味。(二) 謂先氏爲無政府黨領袖。其時敘傳。不外鼓盪革命思想。該報於共和國體之下。登載他國人所爲與國體抵觸之革命著作。動以世界革命潮流爲標目。是有煽人民犯內亂罪之故意。總檢廳檢察官意見畧同。並謂所用世界革命潮流之標目。實欲使人感於先氏之言。順應世界潮流。果時以起革命騷動。辯護人按。先苦泡特金。維係無政府黨領袖。其爲人實並於學者地位。而非暴動之實行家。請讀英文百科全書。便知其詳。自敘傳著作。在數十年以前。所敘者。乃其半生經歷之史。實有



背學的社會學的地理學的種種名言。不得謂爲鼓盪革命之作。此書譯本遍於各國。爲當世學者之所必讀。內容如何。有目共見。如此世界名著。決非中國人之淺陋多怪。所能厚誣。上告理由。指爲不外鼓盪革命思想。先已大誤。至於本案被訴之兩段文字。一爲批評巴黎自治團之成敗。一爲論俄國當時青年男女謀自立生活之事。與顛覆政府紊亂國憲無涉。且其文亦截然兩節。不容牽混。以爲羅織犯罪之事實。原判業經指示。無待贅陳。今卽就本段革命二字之意義觀之。亦指廣義的改革。或革新之意。絕非狹義對於形式國家之革命。如中國所謂謀反大逆者。故其持論。謂人當本其創造的天才之力量（卽高尚感動力）以博國家全體之同情。使對敵之資本家。自然屈服。此卽中國所謂以理服人。以誠動人。先知先覺者移風易俗之所爲。與用武力以起暴動。相去甚遠。觀文中再三歎息。以漠然的感情。爲基礎之革命。與依賴武器的力量者之不當。語意尤明。且創造的天才之力量云者。在宗教中。則爲教主。在學者中。則爲師儒。自昔老耶釋。以至近世東西大哲學家。孰非以其獨得之知識。創爲學說。以爲社會之導師。漸積既

深。羣衆感悟。於是社會從來之習慣。終因而一變。此人類所由有進化也。進化之義。對於新者謂之進。對於舊者則謂之革。調節得宜。新陳代謝。則有如英美平穩進行。自無犧牲生命之事。否則百年慘殺之法。今日未定之俄。望其覆轍。先氏之言。本爲巴黎自治團與資本家相競而發。非論國家之改革。然卽謂論及國家改革。先氏固競競然以敵我不必犧牲多數生命爲訓。仁者之言。苟其得用。則世界自無不遂之羣生。何乃反以罪言目之。及私有財產社會化一語。卽今日經濟學中所稱之社會改策。是經濟學者通用之術語。有一定界說。不得任意曲解。就歷史證之。實行財產社會化之政策最力者。莫如俾斯麥及拿破崙三世。今則無國不然。卽如中華民國。亦已實行鐵道之社會化政策。事理尤明。上告理由。無非不解經濟學之專門術語。與夫世界制度之變遷。故一讀社會化三字。卽爲驚駭。以爲是卽社會主義。亦卽無政府主義。一誤再誤。遂牽合前後不相聯貫之文。而武斷爲含有以暴動紊亂國憲之意味。又世界革命潮流之標目。該報已用之逾年。且爲當時警廳監視員認爲不合法而許可沿用者。非因登載本案被告之兩段。

文字始特別以此爲眩惑。況文中所稱潮流。乃緊接上文捷先弗斯先團體自立運動所隨之時代潮流而言。與標目之世界革命潮流絕無關係。讀報之人當然通曉文義。何至昧昧然生此不規則不條理之興感。總檢廳檢察官意見指爲實欲使人感應。以起革命。憑空設想。尤爲離奇。此上告不成理由者一。(乙)煽惑聚衆爲強暴脅迫之罪。本項該報記事。乃轉載上海各報而來。並非自爲編輯。是日之上海各界大會。有官吏臨場監視。不聞爲不合法之聲明。滬報登載會場情形。亦不聞官廳出示聲言其不實。滬報發行到北京之後。更不聞北京官廳以其所載不合。禁止發賣。然則該會是合法之會。滬報之所載是合法之記載。國民公報提滬報合法發布後而轉載之。根本上有何犯罪可言。此先當注意者也。至於上告所指摘各點。又極可異。(一)謂所載演說。有政府措施不當。人民應有制裁等語。以爲該報並未明指其事。是爲憑空批撥。按此節演說。係王德熙報告開會時開始之泛論。本非該報自出之言。該報自不能於原文外有所添設。卽就王語觀之。彼不過從論共和國民對於政府措施不當有害國家之時。應有制裁。固

未嘗指實政府已有何種不當之措施。試觀其下文。只言徵求民意。討論救國辦法。而於制裁二字。並無發揮。辭意自顯。此種平常議論。有何不合。該報何以不能轉載。試問政府措施。如果不當。國民能否制裁之。上告理由。既不能謂國民絕不能制裁。則演說原意。只言制裁。未曾加以何種不法之形容詞。即非犯罪。該報轉載。又有挑撥之嫌。(二)謂解釋請願為表示民意喚醒羣衆之手段。以為既係手段。則目的別有所在。是即以請願欲行聚衆強暴脅迫。按此為稽儲業演說。乃報告京津各界請願情形。而推論請願之意義。亦非該報之言。且請願乃人民一種行為。本屬於手段。無用煩言。上告理由。無非謂請願當專對政府為之。不應更含有表示民意喚醒羣衆之目的。雖然。法律規定之請願。乃就於行為之形式。加一制限。非並請願此之意思而制限之。人民請願之時。但須不越於請願之形式。即為合法。來意如何。本非法律之所問。況表示民意喚醒羣衆。在民國法律。並無禁止之條。則請願者。即同時含有此種意思而來。有何不可。(三)謂演說言論國民一致行動。及載會議結果。一面通電各地。請其一致行動。以為可知非止

輿論制裁。是實鼓動羣衆。藉請願之名。而行強暴脅迫之實。按此亦記載該會當時之實情。該報並無捏造。且法律規定請願之方法。未曾制限人數。請願聯合同志。對於政府爲一致之請願。本爲法律所許。故僅僅請願。在法無從有聚衆之嫌。請願云者。襲乞之詞。一致請願云者。一致一襲乞也。既曰襲乞。卽無所謂強暴脅迫。若謂以襲乞之名。爲強脅之實。則是乞憐於人而求贈與者。亦可以成立刑律之強盜罪。如此理由。如此釋律。無乃可驚。此上告不成理由者二。(丙)妨害治安之罪。本項該報之評論。及新聞各欄所載。『排除這種種不正當的壓迫。』『自己統一。』『正當判裁。』『一定曰舊社會奮鬪打殺囚辱。』『還不想法自己幹。』各等語。皆經原判詳細剖示。決非犯罪。上告理由。不能於原判所剖示者。加以辯駁。徒依樣覆述。用籠統之語曰。顯係鼓動人民乘機爲不正當之行爲。其無理由。尤不待問。甚至所引『一定同舊社會奮鬪打殺囚辱』一語。乃第一審判決不解文義割裂斷句之辭。原判及辯護理由。均經指示。乃上告書猶因之而無所覺。如此艸率。而欲以納人於罪。豈非異聞。惟其中對於排除不正當壓迫一

條。謂上文之受種種壓迫。既未指實其事。則排除二字。自以煽惑人民爲越軌。又對於和議成功不成功。與吾民無關係一語。謂安知非有意破壞和局。似爲上告書特行抉出之點。雖然。該報文中。既表示以不正當壓迫爲排除之對待。則排除二字。卽不能謂爲含有犯罪性。上文雖言受種種壓迫。而其下則特別標明曰。吾人民所應排除者。須在於不正當之壓迫。是排除之範圍。已受不正當三字之拘束。當然不得含混讀之。若謂曾受壓迫而不實指壓迫之事。卽爲犯罪。無論壓迫二字。不必專含惡的意義。而舊律之大不敬毀謗等條。旣爲現行刑律所不採。竊恐檢察官亦無糾問此罪之職權。至於和議成功與否。與吾民無關。按原文本意。係言如此正大光明接洽之和議。和與不和。皆不能於國家有利。故謂其與民無關。何得憑空措爲破壞和局。上告書所謂安知非有意者。則成爲莫須有之口吻矣。推測決獄法之所禁。而推測及於常度以外。則又具常識者之所不爲。竊爲檢察官失辭惜矣。此上告不成理由者三。

綜上所迹上告理由。於該報記載內容之指接。或則割裂原文。或則顛倒意義。牽

強附會。指白爲黑。實屬無可諱言。原判因第一審判決之適當。於合法審理之後。將被訴之文字。細爲剖解。按其立言之本意。以與法文各本條一一比較。斟酌詳密。精確莫移。是否公允。有無違法。天下人具有耳目。是非自能道之。無俟辯護人贅述。上告書既稱奉命移轉主任。悉心審察。乃其所陳述者。猶不過此種無理由之理由。以此攻擊原判。何足據其一字。至謂近來激黨盛行。人心不清。往往有假藉名義。利用青年。貽害地方。危及國本。其辭非不危而聳聽。然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應以絕對嚴格爲主。就事論事。量罪科刑。被上告人。既非以激黨身分而被訴。追報紙記載。公衆共閱。又非專爲青年學子而設。則此題外之議論。又於本案有罪與否何涉。總之。刑律及出版法。關於各本條之規定。條例具列。律義嚴明。國民公報記載各項。是否獨犯該條。執法者理應鑑空衡平。唯一以法爲斷。有罪固在所必罰。有枉亦所必伸。法律昭垂。事實共見。如本案者。萬衆所瞻。唯在貴院。今茲之最後判決。民國之是否有法律。是否可恃。竊願執最高民權之貴院。有以維持之。

〔評〕國民公報一案。當時曾惹起全國輿論界之注目。蓋此案關涉言論界甚巨。而大理院又爲全國之最高法院。偶有失當。全國報界均受其厄。卒之以勢力關係。大理院竟牽強附會。將孫幾伊制處四月徒刑。輿論界雖大譁。終無可如之何也。劉崇佑此狀剖解事實。固極精細。而其解釋文義。尤頗周評縝密。立言得體。措辭正當。法界中有價值之文字也。

### 選舉舞弊之訴狀

楊春綠

民國十年。陸榮廷岑春煊等宣告取銷護法。北方下令改選國會。上海舉行衆議院議員選舉。縣公署因陋就簡。未及調查選民。卽以省議令議員調查簿爲據。而舉行選舉時。又公開作弊。無所不爲。三月一日。初選舉告竣後。律師楊春綠以此事有關選政。不容忽視。因於五月以公民資格。投訴地方審判廳。請依法判決選舉無效。縣署以借用省議會議員選民調查冊。曾經稟省署。咨准內務部有案。卽有過誤。咎亦在內務部。此事雙方爭執甚力。後由地審廳電請最高法院大理院解釋。大理院覆電。謂衆議院與省議會選民資格雖同。依法終



須分別辦理。內務部雖有明令。在法不能有效。並言司法爲獨立機關。只知依法辦理。不受行政官廳之拘束。地審廳得電後。即宣告判決無效。此亦民國選舉史上一大事也。起訴文如下。

爲呈訴選舉舞弊。提起選舉訴訟事。緣本年三月一日。上海舉行衆議院議員初選舉投票。原告人在第一區第二區第二分區三處投票所門口。拾得遺棄之投票入場券五束。共六百十六紙。經整理後。發現聯號之票甚多。原告人因確認該被告人初選監督沈寶昌及其他辦理選舉舞弊人員等。浮報初選舉人。被於選舉人名冊之鐵證。爲此依據衆議院議員選舉法第十、九條之規定。謹於法律期間內。提起選舉訴訟。請求貴廳查照同選舉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於上海此項舉行之衆議院議員初選舉。予以選舉無效之判決。俾重選政。再貴廳於傳訊沈寶昌外。並請將所有此次辦理選舉舞弊人員全部。責令沈寶昌指名繳出。到庭集訊。以昭實在。（證物）衆議院院員上海初選舉區投票入場券共計六百十六紙。內分救火聯合會二百四十五紙。公共體育場二百二十三紙。天后宮

四十八紙。所有聯號之入場券。俟將號數編列清楚。繕具清單。臨訊一併交呈鑒核。

〔評〕甚矣吾國選舉之舞弊也。自民二選舉第一屆國會以來。無次無弊。每況愈下。至今日而更不堪問。當選舉調查日期之將屆也。地方上之所謂紳士者。先出而籌議。本邑中希望當選者有若干。備資本若干萬。着議既定。然後再按數分配初選當選人。如衆議院議員。依法每名須選初選舉聯選人三十五票。則邑中議出議員五人者。應出初選當選人一百七十五名。再預計每初選當選人。得若干初選票可獲。以便製造選民數。如預計須一萬票者。即造出選民一百七十五萬。全議妥洽後。再由官廳發出選舉人名冊。而可謂調查員者。即以此舉所謂紳士者任之。然後閉門杜戶。按百家姓上趙錢孫李之次序。再配以千字文上天地玄黃等字。顛倒而錯亂之。不十日而所謂選民冊成矣。此第一步也。及投票也。官廳所委任之所謂監察員管理員等等者。亦即以偽造選民之人物充之。臨時雇用抄寫生數十人。各投其一萬票。按紙填寫。如其數而

止。然後塞入票匭。曰此投票也。此第二步也。嗚呼。以此而猶曰選舉。宜所選出者無一不唯利是圖。無一能服從民意。蓋根本上已非由人民公意而來。安能責以代表民意。皮之不存。毛將焉傳。選政而不澄清。國政永無清明之一日。雖百世可知也。楊春綠此舉。大足喚醒羣衆迷夢。而爲選舉舞弊者之當頭一棒。有功國政。夫豈淺鮮。雖然是亦幸而在上海耳。中外具瞻。十目所視。故法廳早有所顧慮。不敢違法曲庇。使在他縣者。亦殆矣。吾書至此。不禁爲之擲筆一喟。

### 請求再審之訴狀

費廷瓚

依法一事不得再審。故遇有訟案發生。至第三審。卽爲最後判決。其判決無論是否得當。當事人縱有受屈之處。亦無他法所能救濟。此通例也。然使判決後別有新事實或新證據發生。卽可請求再審。故請求再審之唯一條件。卽在是否有新事實或新證據。此亦訴訟人應知之者也。民國十一年。嘉定周毛氏與陸方波發生田地糾葛一案。陸方波謂周毛氏故夫周紀雲在日。曾絕賣彼田地四畝。出價一百三十五元。而周毛氏則否認其事。謂故夫在日。並無有出賣

田地之事。實由嘉定縣而上海廳。再經高等廳。最後判決。認陸方波爲無理。由田畝仍歸周方氏所有。此民國十一年之事也。至十二年二月。陸方波因據得舊契兩紙。請費廷璜律師。提出再審狀。請求再審。法院以合於再審條件。卽重行開庭審斷。茲將請求再審理由狀錄下。

爲陸方波與周毛氏田地糾葛。聲請再審一案。補具理由事。本案提出周紀雲金姓賣契張姓賣契各一紙。爲本案再審有利益裁判之新證據。嗣奉貴廳於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五日開庭審理。續提出向科書抄出過戶冊內關於本案係爭地之過戶年月及戶名。並田地畝分一紙。並當庭請求調取原冊。亦爲本案再審有利益裁判之新證據。周毛氏在前審案內。唯一攻擊之點。不過捏造僞契四字之空言而已。代筆傅晉康已在前審到庭證明。足以證周毛氏之所言不實。純爲圖賴交產地步。查賣契約。以本人簽押爲重。周紀雲在日賣田。不止一次。今就金性賣契張姓賣契之十字。與陸姓賣契之十字。兩兩比對。筆勢姿態。各各吻合。確係一手所書。則陸契周紀雲之十字。其爲本人親筆。更屬毫無疑義。法律上本人合

法賣買之行爲。斷不能因本人亡故。家屬可以主張圖賴。此風一開。則得田之人。假遇出契人之亡故。皆陷於萬分危險之狀態。與法律保護所有權之本意。大相違戾。陸方波於前審。在第一審本屬勝訴。自無被尋周紀雲其他在押核對之必要。旋因終審不直。冤曲已達極點。幸有周紀雲之他契。在押核對相符。則周紀雲本案之賣契。與他契爲同樣之合法賣買。周毛氏尙復有置喙之餘地。此第一項之新證據。有動搖確定判決之效力。足爲有益裁判之書狀一也。又不動產之賣買。以過戶爲重要之憑證。前審僅據過糧情形。陸方波與陶昌言兩人供詞各別以爲斷。究竟本案係爭地。當民國九年四月糧戶未收陶姓之時。是否全部完全爲周紀雲所有。此爲重要研究之點。不知周紀雲先典後賣於陸方波之地。共有四畝。其一畝五分與車荃浜兜五分之地。於民國九年四月賣於陸姓之前。先於民國八年九月典於陸姓。尙未典於他姓及過戶。其二畝之官田。於民國八年九月典於陸姓。及民國九年四月賣於陸姓之前。早於民國六年先典於蔣姓。並過入蔣藜記戶。有縣署過戶冊爲憑。是二畝之官田。當民國六年已非純然

爲周姓所有。且已過入蔣姓戶名。則陸方波在前審主張。官田二畝受典以後。查悉周姓已先典於蔣姓。乃央原中向周紀雲添絕價洋四十五元。將蔣姓前典贖回。續立絕賣契。事實至爲確鑿。故陸買周田。非由周姓過入陶戶。乃由蔣姓經過陶戶。前審於是項過戶之事實。從末詳細研究。徒以權理的論斷。致遭駭斥。與探證法則。顯相違反。然則周姓典於陸姓之田地。乃連已典出蔣姓之田二畝。及自己所有之地一畝五分。又車荃浜兜五分。一併出典於陸。嗣後添絕。續立賣契。乃將蔣姓贖回之田二畝。及自己一畝五分之地。并五分之車荃浜兜。一併絕賣。事實至爲明瞭。周毛氏何得因周紀雲亡故。空言狡賴。況周紀雲死於民國九年九月。而陸之絕買。在民國九年四月。陸之受典。尙在民國八年九月。且典田內之二畝官田。先典於蔣。尙在民國六年。皆周紀雲生前所爲之賣買行爲。安能誤認此種契約爲無效。故過戶冊內關於本案係爭地之過戶年月及戶名。爲本案再審重要研究之點。此第二項之新證據。更有動搖確定判決之效力。足爲有益裁判之書狀一也。基上理由。應請貴廳廢棄前確定判決。維持本案第一審判決。以

重證實。而保物權。

〔評〕判決已經三審確定。而欲以一紙新證。完全推翻之。殊非易易。此狀措詞。甚爲老當。文字亦甚簡潔。不愧老斷輪。